

李符桐論著全集

(三)



臺灣大學書局印行

李符桐論著全集編委會編

李符桐論著全集

第三冊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李符桐論著全集／李符桐論著全集編委會編.--初版.

--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民81

冊； 公分.

ISBN 957-15-0374-6 (一套：精裝)

1. 中國-邊疆-歷史-論文, 講詞等

681.507

81001535

李符桐論著全集（全五冊）

編者：李符桐論著全集編委會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發行人：丁文治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：〇〇二四六八號

電話：三三六三三三

FAX：三三六三三三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 一〇〇 號

印刷所：淵明印刷廠

地址：永和市成功路一段四三巷五號

電話：九二八七四一

香港總經銷：藝文圖書公司

地址：九龍偉業街九十九號連順大廈五

字樓及七字樓

電話：七九五九五五

定價精裝新臺幣二五〇〇元
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初版

08902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ISBN 957-15-0374-6 (一套：精裝)

李符桐論著全集 第三冊

目次

• 次 目 •

回鶻西遷以來盛衰考		一
回鶻文字來源及其演變		二九
撒里畏兀兒 (Sari-vigurs) 部族考		三九
回鶻疆域考		五七
回鶻部族考		六九
回鶻宗教演變考		八九
撒里畏兀兒 (Sari-vigurs) 部族之研究		一一一

回鶻文明與元朝之建國·····	一三五
兩唐書回鶻可汗世系之研究·····	一三九
回鶻與元朝建國之關係·····	一六一
畏兀兒人對於元朝建國之貢獻·····	二七一

回鶻西遷以來盛衰考

元史研究

一 回鶻西遷之概略

回鶻之先名回紇，系出匈奴，兩唐書有傳，記載頗詳，惟會昌亂後（西元後八四一），種落西遷，族帳散處，乃名回鶻，特譯名之異耳，今先考載籍所記回鶻西遷之概要，以明其爲盛衰存亡之所係。

回鶻西遷之原因與經過，見於史載者如下。（一）唐書本傳云：

「開成初，其相有安允合者，與特勒（特勤之誤）柴革，欲篡薩特勒可汗，薩特勒可汗覺，殺柴革及安允合，又有回紇相掘羅勿者，擁兵在外，怨誅柴革安允合，又殺薩特勒可汗，以厓馭特勒為可汗，有將軍句錄末賀，恨掘羅勿，走引黠戛斯，領十萬騎破回鶻城，殺厓馭，斬掘羅勿，燒蕩殆盡，回鶻散奔諸蕃，有回鶻相馭職者，擁外甥麗特勒及男鹿并過粉等兄弟五人，一十五部，西奔葛邏祿，一支投吐蕃，一支投安西，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，以特勒烏介為可汗，南來附漢。（中略）南渡大磧，至天德界。」

(中略)烏介諸部，猶稱十萬衆，駐牙大同軍北閭門山，時會昌二年（八四二）秋，頻却東陝已北，天德、振武、雲、朔，比罹俘戮，詔諸道兵悉至防捍，回鶻特勒龐俱述，阿敦寧二部，回鶻公主密羯可敦一部，外相諸洛固阿跌一部，及牙帳大將曹磨你等七部，共三萬衆，相次降於幽州。（中略）有特勒葉被沽兄李二部，南奔吐蕃，有特勒可質力二部，東北奔大室韋，有特勒荷勿暖，東討契丹，戰死。（中略）烏介部衆，至大中元年（八四七）詣幽州降，留者漂流餓凍，衆十萬，所存者止三千已下。（中略）大中年春，張仲武大破奚衆，其回鶻無所取給（時降奚），日有耗散，至二年春，惟存名王貴臣五百人已下，依室韋，張仲武因賀正室韋，經過幽州，仲武却令還蕃，遣送過捻等來向幽州，過捻等懼，是夜與妻葛祿，子特勒壽斯等九騎西走，餘衆奔之不及，回鶻諸相達官老幼大哭，室韋分回鶻餘衆為七分，七姓室韋，各占一分，經三宿，黠戛斯相阿播，領諸蕃兵，稱七萬，從西南天德北界來取過捻及諸回鶻，大敗室韋，回鶻在室韋者，阿播皆收歸磧北，在外猶數帳，散藏諸山深林，盜劫諸蕃，皆西向傾心，望安西龐勒之到，龐勒已自稱可汗，有磧西諸城，其後嗣君弱臣強，居甘州。」

(二)新書本傳，除前記相同外，又云：

「有磧西諸城，宣宗務綏柔荒遠，遣使抵靈州，省其酋長，回鶻因遣人隨使者來京師。」

據此兩書以觀，則知回鶻西遷，原於內部互爭權勢，奸人勾結外援，終致爲敵所乘，以致敗亡，當其東來烏介部衆，尚有十萬，苟知善爲利用，未嘗不可恢復故疆，乃以貪斂暴掠，爲唐所破，其降室韋之餘衆，又爲黠戛斯所要覘，而回鶻之族屬殆漂流淨盡矣。至其破於黠戛斯西去遺族有三支：一去葛邏祿者，二去吐蕃者，三去安西者，其殘留唐界，後又經張仲武所破西去者，亦有三支：一隨黠戛斯去磧北者，二投吐蕃者，三其族帳嫡嗣所在爲龐勒所領去安西者。惟引文一結尾云「有磧西諸城，其後嗣君弱臣強，居甘州」等語，遍搜各史，無西州回鶻，又移甘州之證據，沙晚、斯坦因兩氏，更證明西州回鶻，自西遷後，定居於此，永未他徙，則上所云其修唐史者誤認甘州回鶻爲西州回鶻之東移歟？

二 甘州回鶻與西州回鶻之分

回鶻西遷後，雖有數支，而能建立族帳者，以西州回鶻與甘州回鶻爲最盛，其餘部衆，亦繁殖於西方，各立族帳，宋史外國傳所謂「本國東至黃河，西至雪山，有族帳數百」者，卽指此而言。

西州回鶻，爲回鶻族帳嫡嗣所在，至其稱謂，代各不同，而其建牙之地，實卽今吐魯番東南七十里（或作百里，或作五十里）之哈喇合卓，故城基址尙存，茲引三說，以闡明之：

一：「合刺火者，元史作合刺和州，又作合刺火州，阿朮傳作哈刺霍州，三史國語解改喀喇合卓，畏兀兒（卽回鶻）都城也，在今吐魯番東南一百里，遼史兵衛志，屬國軍

有甘州回鶻、河州回鶻、和州回鶻，此卽和州回鶻國都，巴爾虎阿爾忒的斤傳，交州卽火州，統別失八里之地，北至阿朮河（今海阿集河），東至元敦甲石哈（地未詳，今吐番東至鹽池爲界，當時亦不相遠），按此地極熱，夏日如火，人物多成黑色，故曰哈刺火州，哈刺者黑也，回語尊貴人曰和卓，蓋文飾之詞。」（丁謙元經世大典地理考證卷一 合刺火者條）

二：「索五代史記附錄，回鶻當五代之際，有居甘州、西州者，嘗見中國，今考此和州回鶻，卽元史地理志合刺火者也，火者爲和州轉音，亦作霍州，又作火州，並見元史，祁韻士西陲要略云：吐魯番舊有安樂城，所屬回莊曰喀喇和卓，在城東五十里，徐松西域水道記云：吐魯番鎮城曰唐安，唐之安樂城，其東七十里爲元火州，今曰喀喇和卓，（漢章）謂此猶未考元之火州，卽遼之和州也，吐魯番卽唐西州。」

（陳漢章遼史索隱和州回鶻條）

三：「鄰接哈喇和卓大村一稱爲 Dakianus 城的亦都護城 (Idikut-Shohri) 是我們發掘的第一個地典，此地久認爲是突厥文中稱爲 Khocho 的高昌故址，唐以及後來回鶻統治時期的吐魯番舊城。」（斯坦因西域考古記）

由上引文以觀，則西州回鶻所在地，卽元之火州，遼之和州，宋與五代之西州，唐之安西、高昌，名異而實一地，則所謂西州回鶻，實以其居此而得名也。

甘州回鶻，爲回鶻一支，亦自明甚，至其來源，史文雖未明言，然爲回鶻西遷投吐蕃兩支之後裔，自屬可能。觀五代史外國列傳第二云：「爲張仲武所破，餘衆西奔，歸於吐蕃，吐蕃處之甘州，由是族帳微弱。」新五代史略與之同，而多「役屬吐蕃，是時吐蕃已陷河西

隴右，乃以回鶻散處之」等語，其證益顯。惟唐書吐蕃傳，不載此言，只言「甘州爲回鶻所并」。丁謙回鶻傳註云：「甘州爲龐特勤所據，卽五代後稱甘州回鶻也。」已對甘州回鶻來源，稍加指明。統觀前後文義，蓋會昌亂後投吐蕃之回鶻，吐蕃處之甘州一帶，及懿宗時（八七三），大酋僕固俊，自北庭擊吐蕃，斬論尙熱，盡取西州輪臺等城，而甘州回鶻，亦乘此時機，脫離吐蕃羈絆，與西州回鶻聯合，而占甘州，則甘州回鶻之來源與西州異矣。

西州回鶻既爲回鶻西遷兩支之後裔，已洞若觀火。但以族帳微弱，偏處西陲，已脫離中國史之範圍，而中國又逢唐宋五代擾攘，故史書記載，語多模糊，有以甘州、西州並載，有時又載有新復州之稱，如宋史外國傳云：「回鶻西奔，種族散處，故甘州有可汗王，西州有克韓王，新復州有黑韓王。」遼史（卷三十六）亦有：「回鶻，甘州回鶻、沙州回鶻、阿薩蘭回鶻、和州回鶻」等稱。文獻通考云：「宋大中祥符後屢入貢，其國自稱師子王，其國西至大食六十日行，東至夏州十日行，或稱西州回鶻，或稱西州龜茲。」其名稱雖屬繁多，但細究之，除西州與甘州外，其餘皆多爲半獨立之小部落，不過以進貢爲名，藉以實行交易，而高居中夏皇帝，雅願博得「遠邦外國來朝」之美名，遂亦不復深考耳。

西、州甘州回鶻，爲東西兩大支，尙有證明如左：

一：「按五代史記甘州爲回鶻牙，而涼、瓜、沙三州將吏，猶號唐官，據此，甘州回鶻與和州回鶻異。」（陳漢章遼史案隱）

二：「自八四〇至八四三年，烏介敗亡之後，其殘部西徙於中亞各地，建獨立部落，中有二部較強，卽甘肅之甘州回鶻與吐魯番東之高昌回鶻。」（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）

同書除申明此義外，並主西州回鶻爲回鶻之嫡嗣，如云：

「中國史書嘗言甘州回鶻者，因其地近，便於往來，放誌之特詳，若與高昌之回鶻較，其重要則遠非甘州回鶻所能及也。高昌回鶻，建牙於九世紀中葉，為舊日鄂爾渾河上回鶻帝國之嫡嗣，即大食著述家所稱之九姓回鶻 (toguz Oghuz) 是矣。今之新疆，初隸於唐，旋為吐蕃所陷，回鶻又奪之於吐蕃。(中略) 自是以後，因回鶻之勢力，吐火羅語 (一名東伊蘭語) 亡，而高昌遂突厥化矣。」 (同前)

綜前所述觀之，甘州回鶻與西州回鶻，爲回鶻東西兩大支，西州回鶻，一名高昌 (詳後)，更爲其族帳嫡嗣所在，宋史、遼史記載之許多名稱，即前所謂半獨立之小部落，以其無關重要，故以後之敘述，僅限於西州、甘州兩部。

三 五代時之甘州回鶻

甘州回鶻，於會昌亂後奔吐蕃，役屬吐蕃者垂二十六年 (八四一——八六七)。咸通七年大酋僕固俊自北庭擊敗吐蕃，回鶻勢力，瀰漫中亞各處，甘州回鶻，得其助力，始得脫吐蕃羈絆，故甘州回鶻，獨立建牙，似始於此時 (八六七)，而中國方入五代擾攘之際，故對興於西方之回鶻，殊少記載。王國維先生于闐公主供養地藏王菩薩畫象跋，稍露此意，如云：

「爾時（五代）回鶻實雄長西域，東自甘州，西訖龜茲，皆為其部落所據。」

但此記載亦泛指回鶻據有中亞一帶而言，而與中國有關者，厥為甘州回鶻，其見於史載者，為梁乾化元年（九一一），距甘州回鶻建牙之時，已四十四年矣，五代史外國傳第二記甘州回鶻與中國交往事甚詳：

「梁乾化元年（九一一）十一月，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貢，太祖御朝元殿引對，以易言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，以石壽兒石論思並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，仍以左監門衛將軍湯詔充押領回鶻還番使，通事舍人仇元通為判官，厚賜繒帛，放令歸國，又賜其入朝僧凝盧宜（或作直）。李思宜、延鏐等紫衣。後唐同光二年（九二四）四月，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，遣都督李引，釋迦副使鐵林，都監楊福安等共六十六人，來貢方物，並獻馬九匹，莊宗召對於文明殿，乃命司農卿鄭績，將作少監何延嗣持節，冊仁美為英義可汗。至其年十一月，仁美卒，其弟狄銀嗣立，遣都督安千等朝貢，狄銀卒，何咄欲立，亦遣使來貢名馬，天成三年（九二八）二月，其權知可汗仁裕，遣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入貢，明宗召對於崇元殿，賜物有差。其年三月，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，四年遣都督掣撥等五人來朝，授掣撥等懷化司戈，遣命還蕃。長興元年（九三〇）十二月，遣使翟未思三十餘人，進馬八十五一團。四年七月，復遣都督李未等三十人來朝，進白鶴一聯，明宗召對於廣壽殿，厚加賜賚，仍命解放其鶴。清泰二年（九三五）七月，遣都督陳福海已下七十八人，進馬三百六十四，五二十團。（中略）晉天福三年

(九三九)十月，遣使都督李萬全等朝貢，以萬全為歸義大將軍，監使雷福海為順化將軍。四年三月，又遣都督拽里敦來朝，兼貢方物，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，就冊為奉化可汗。五年正月，遣都督石海金等來貢良馬百駒，並白玉團，白玉鞍轡等，謝其封冊。漢乾祐元年(九四八)五月，遣使李屋等入朝，貢白馬並白玉藥物等。七月，以入朝使李屋為歸德大將軍，副使安鐵山，監使未相溫為歸德將軍，判官翟毛歌為懷化將軍。周廣順元年(九五二)二月，遣使並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，白氈、貂皮、鼈牛尾、藥物等。先是晉漢已來，回鶻每至京師，禁民以私市易，其所有寶貨，皆需之入官，民間市易者罪之，至是周太祖命除去舊法，每回鶻來者，聽私下交易，官中不得禁詰，繇是玉之價值，十損七八。」

統觀五代記載，自梁乾化元年以訖周末(九一一——九五九)，垂四十八年，所有進貢之回鶻，其主要用意，全在交易，以圖市利，不過借貢使為名耳。觀明宗時貢白鶴一聯，中國雖無寶，亦何至無鶴，又周太祖除舊法，聽民市易，玉價十損七八，亦可見回鶻之為交易者衆矣。蓋回鶻自唐以來，慣以貢使名義，向中國勒索，一方可邀皇帝賞賜，一方可得私下交易之利，雖遷至甘州，此習未改，然亦以地處邊陲，生活物質缺乏，借貢使名義稍作補充，此為經濟之劣勢，有不得不然者。

四 宋代之西州回鶻

西州回鶻，爲會昌亂後西去安西者之後裔，前已論及，惟其未圍攻北庭前，居於何處，史無明文，但就史載，懿宗時（八六〇——八七三），回鶻「大酋僕固俊，自北庭擊吐蕃，取西州輪臺等城」之事實觀之，則西州回鶻初居地，必在天山北路，殆無可疑。有人推定爲哈喇沙爾者，亦非無因。惟未戰吐蕃前二十年間，西州回鶻，情況如何，史無明文，無由推知。但觀其後能戰勝吐蕃，想必於此二十年中，養精蓄銳，講習武事，可斷言也。其後中國逢五代時，擾攘垂五十年，西州回鶻，罕見中國記載，直至宋初，始爲人所知，但宋史具載於高昌傳中，今引數說，以說明西州回鶻與高昌之關係，宋史外國傳高昌傳云：

「（上略）然其地頗有回鶻，故亦謂之回鶻。建隆三年（九六二）四月，西州回鶻阿都督等四十二人，以方物來貢。乾德三年（九六五），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，獻佛牙，琉璃器，琥珀盞。太平興國二年（九七七），其王始稱西州外甥，師子王阿厮蘭漢，遣都督麥索溫來獻。」

觀此記載，則入宋朝貢者，明爲回鶻而作宋史者名之爲高昌，其中原委如何，說各不一。蓋回鶻自北庭擊敗吐蕃以後，史明言其佔領西州輪臺等地，回鶻勢力，不久遍及天山南北路，迄於宋建隆三年，已將近百年，而對中國入貢，尙假高昌名者，實不得其解，丁謙氏則爲之說云：

「惟攷唐末回鶻，已據其東境之和州立國，相距僅百里，豈無侵逼之嫌，而延德記

中，絕不提及，殊足駭異，想其初回鶻敗奔，駐足無所，特往相投，高昌王乃分一城處之，和州回鶻之稱，實始於此，回鶻既有憑藉，漸漸養成羽翮，並求聯婚媾，暗蓄易賓為主之謀，自宋之初葉，已併高昌，自稱為西州回鶻，然尚懼大邦詰問，於太平興國六年，表稱西州外甥師子王，以為掩飾，觀外甥二字，狡圖顯然。」

日人羽田亨於所著西域文明史概論則以為：

「唐武宗在位，當八百四十年前後，回鶻極盛之勢，因內亂疊起，黠戛斯(Kirghiz)乘機攻擊，遂大崩潰，部人逃散諸方，其中一部據天山山脈之北，經二十年後，進至山南，奪高昌，始以西域，為彼等之根據地，自此以前，同屬突厥種族，而又與彼等同部者，何時居於此地，前屢述之，但自回鶻成為西域之主權者，實不能謂為自此時開始。回鶻自佔高昌後，彼等在西域之勢力，顯有發展，當其佔據最西輪臺地方，雖不能判定於何時，而不久又去龜茲，其勢力更伸於西矣。」

嘉慶重修一統志則以為：

「按回鶻牙帳，本在今喀爾喀賽因諾顏旗地，塔米爾河南，即元時和林也。唐末回鶻衰弱，故地為黠戛斯所并，始徙北庭，（哈密）後取西州居之，遂稱高昌。」

歐陽玄高昌僕氏家傳云：

「後徙居北庭，北庭者，今之別失八里城也。會高昌國微，乃併取高昌而有之，高昌者，今哈喇和綽也，和綽本漢音高昌，高之音近和，綽之音近昌，遂為和綽也，哈喇黑也，其地有黑山也，今偉兀稱高昌，地則高昌，人則回鶻也。」

綜前述諸說以觀，西州回鶻，於會昌後西遷，初居於北庭，至懿宗時，經數十年休養，兵力漸強，乃南越天山，突破吐蕃人勢力，已佔領天山南之肥沃吐魯番低地，不久勢力又向全塔里木盆地發展，而佔有整個沙漠田。試讀第九世紀王延德使高昌所記，可窺見其國力甚盛，而其時地方物產之豐富，人民生活之安適，自此以後，定居於此，迄十三世紀，並未他徙，蓋回鶻自得此新環境，於文化經濟，多有進步，而以史鮮記載，致寂寞無聞，至於西州回鶻，何以又稱高昌，實以歐陽玄所釋。「地則高昌，人則回鶻」，一語為的當。

五 西夏宋與甘州回鶻之關係

西夏回鶻之相互關係，自利害一點言之，實處於衝突地位，即夏人欲圖發展，必須先除後顧之憂，而後可南下牧馬，其為夏人心腹患者，厥為甘州回鶻，故西夏之先攻回鶻，為勢所必然，西夏書事云（咸平條一〇〇一）：

「時係吉猶駐積石河，將西掠吐蕃健馬，北收回鶻銳兵，然後長驅南牧，沙州回鶻可汗祿勝知其謀，遣樞密使萬通入貢於宋，言本國東至黃河，西至雪山，有小郡數百，甲馬精習，願朝廷令將統領，使得繼遷以獻。」

回鶻處此情況下，乃欲連宋以制西夏，觀宋史外國傳，回鶻不斷朝貢，其企圖甚屬顯然。同時觀其「本國東至黃河，西至雪山，有小郡數百，甲馬精習，」數語，其爲鋪張自己實力，以希得宋人重東，更爲有力證明。自宋人言之，以夷制夷，本其一貫方針，觀所賜曹萬通詔書，則其意益顯，其詞曰：

「夏綏抗命，神人所棄，卿世濟忠烈，誼篤甥舅，繼上封奏，備陳方略，且欲大舉精甲，就覆殘妖，拓土西陲，獻俘北闕，可汗功業，其可勝言。嘉歎所深，不忘朕意，今更不遣使臣，一切委卿統制，特授萬通左神武大將軍，優賜祿勝器服。」

觀此則宋並未實力相助，答詔書，賜器物，以收漁人之利而已。同時宋人對回鶻實力如何，亦不清楚，觀其「甘州使至，亦言德明侵軼之狀，意頗輕視之，量其兵勢，德明未易敵也」數語可知。又神宗時回鶻使至，亦問其國民力兵力如何，使答以「種落生齒三十餘萬。」更爲對於回鶻實況不清楚之明證，總觀當時甘州回鶻，勢亦分散，一曰沙州回鶻，一則曰「本國東至黃河，西至雪山，有小郡數百，」再則曰「甘州有可汗王，西州有克韓王，新復州有黑韓王」等記載。此時回鶻，實已分爲數部落，實力不克，已甚明顯，則所謂甘州回鶻